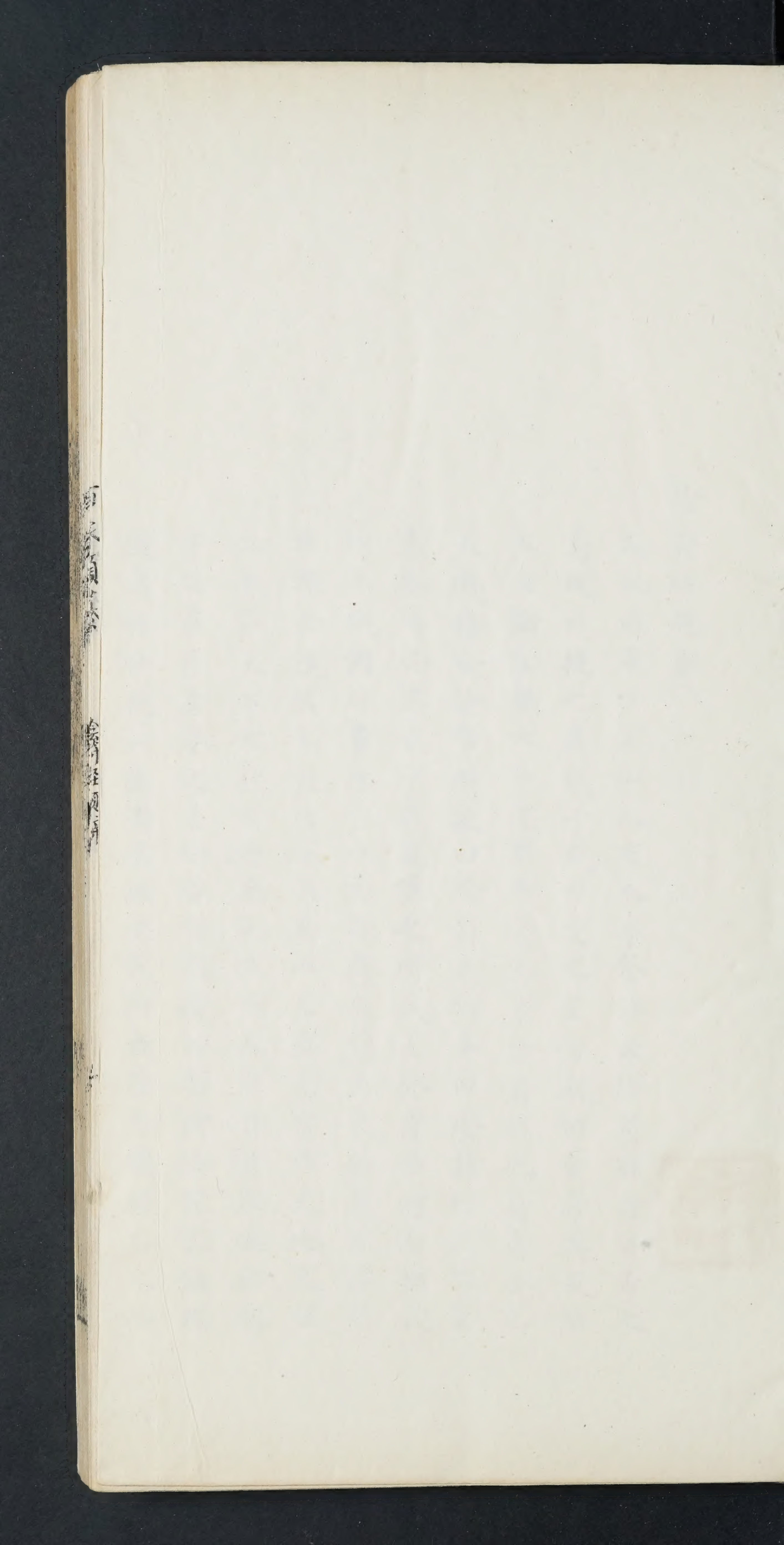








陰符經題辭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授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朱晦菴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為戰國時書程子以為非商末則周末雖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為宗以天地文理為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彊兵戰勝而不知

其不相離也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即荃之所為也按舊本有諸家註人各以所見為説似未深究其旨近得六合鄧雪蟾子好修有年遇至人口授殫令疏解頗快人意且能印證聖經不謬於理噫亦奇矣因弁其解刻之以俟知者外此又有清靜經洞古經大通經定觀經胎息經心印經等書則皆道家脩煉之語見諸立宗內典者大抵與陰符參同相表裏也並附錄焉

陰符經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人心具易參爲三才天地昭然人心憒然欲修眞道必順帝之則執天之健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至矣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者即五行也因他能盜竊天地之造化萬物而名之爲賊故五行能盜天地之元氣五味能盜人之元氣人之生死物之長殺皆莫逃乎五賊故曰五行顛倒太地佛實五行順行地獄火坑人能見之則我命在我矣咦欲見五賊必發殺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即天理也人心即天性也修天之理盡天之性而機在我矣天人合一是立天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此一部經全重在此章第三句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乃乃至玄至妙之語天地二至皆在此機之中所謂天人合一之道陰符經所由作也人能殺得此機則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此語對人言不得忍泄天機取遭天譴此機一殺雖伏羲一畫俱無用矣咦殺得此機者非聖人其孰能之哉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賦稟有清濁人性有智愚故有工巧之異伏藏者歸根復命也無欲故靜天性在我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九竅着物昏然而忘反契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人能常守其中規則動靜不違乎道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之謂之

聖人

此言道機在人而人不自知不會鑄研也猶木中藏火
國中隱奸人能殺得此機逆而修之跳出五行非聖人
其孰能之火能焚木奸能敗國猶五賊能生我之身
而反害我之性若水之載舟而反覆舟之義是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乃陰陽造化之始終天地實理之顯
藏生我之門死我之戶天道自然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
既安

此盜字承上文天地造化生殺不息之機混三為一莫
知為而為之之義也且天地人萬物互相有生殺之妙
總謂之盜重在第三句二萬物以氣言三萬物以理言
吾人稟天地之氣以成形盜萬物之味以養身備萬物
之理以成性得是道者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三
清聖位皆在於吾人之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此食字下得互與非得至人口訣莫能會其意如啞人食容對人言不出這時字見放在何處說與你們去尋啖今年初人盡處不明日未来時即吾人身中活子時是也不得師傳恐水中撈月不能得出時字與機字乃生天生地生人的大閑竅僕今將食字以字代之使人明白易曉人人能得其時則機自動動其機則時自至矣契云時至氣化機動籟鳴百骸從此理萬化從此安天人合一之妙安得斯人識此時會此機忘言於至道也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神見之不可用後天思慮之神是也不神之神用之不可見先天不壞元神是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本乾坤之精備易之全體參同云推類結字易字象形取日月之義也天地間垂象著明莫大者範圍週天之度數故有大小以積閏之餘至於日火之神月水之精神中之竈精中之鬼抽添晦朔二八三五之互前三後三之妙惟至人能通乎晝夜方見自己身中之易外合天地之易聖功於此而生焉神明於此而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是機者乃天根極微之理能盜此機者聖人也若鯉化為龍鵾化為鵬天下尚不能見又豈能知乎是以父得不傳子夫得不傳妻天榮之所重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宜哉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夫道藏諸仁而顯諸用也七竅者利諸道也師者衆人之範也故無者有之用有者無之利瞽聽聾視併精歸於一也人徒知絕利於一源之中足抵用衆之十倍若能垂簾塞兌收視反聽純一不已萬緣皆空通吾身之晝夜則抵用衆萬倍可知矣非上士莫能行亦莫能知

○朱子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

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修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物死物即佛教根塵識染生滅之謂也色聲是塵聞見是根皆緣心動於妄也覺性常明即無生滅有道之士慧風猛烈惟見於空六賊化為六通神明格物一識之所著也機在目只就物上言之亦是但未盡這個機字的玄妙用處○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是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合德而至仁無私風雷擊搏萬物莫不蠢動本道體之真常流行於四時在天地亦不得知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極也餘塞也廉通也天指人心之性天也樂極則性塞靜極則性通走馬田獵令人心發狂性之塞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性之通也人心所為至私實未常離夫至公蓋公私之閒毫厘有差也譬如布穀之禽化鷂胡鷹化鳩反舌不語皆此氣亢盡而彼氣来制之在禽鳥亦不得而知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之根乃造化萬物之門且萬物之形未生從無而入於有是為造也萬物之形既死從有而入於無是為化也故曰生死者本天地陰陽造化消息功用之常也若晝之生夜夜之死晝是也這根字乃至玄至妙的去處生殺天地之機在此人能到得這根字地步即無生死矣恩害二字即此一個根字中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也生我之門是恩生於害也死我之戶是害生於恩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天地文理哲

愚人不知道本在邇反求諸遠事本在易反求諸難每以天地文理高遠莫能及信非聖人莫能知之殊不知聖人明心悟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格物致知之功皆不出時物文理章章然而由粗入精篤近而舉遠矣閱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況

尹子曰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是也

水入火自取滅亡

愚虞奇其人心之强然皆太過不及之病也不愚不奇天道之自然乃大中至正之凖也水火之功用本養吾人之生今有焚溺之患者是吾人以道自殺其身也亘古及今多少英雄豪傑不求大道超出迷途都失脚跌在自己水大坑中雖至滅亡竟不能悟自家真性兩頭俱無中間緣何便認的有你又不肯認自己之錯雖貴若秦皇功過韓信富比石崇才如倚馬智若罷錯其痴愚愈甚於蟣良可哀哉良可惜哉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徳地消去又漸漸徳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徳地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好天地間不陡頓徳地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逡些子侯出

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又曰若不是盡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好○朱子此一篇註儘解得明白但只言天地陰陽功用消長之理未會自己身中造化之妙殊不知陰符經乃天人合一之妙道論至道者若有絲毫與吾心不相合處皆未親見自己身中道體之精微也若先不明自己身心裏頭活潑潑的畢竟是箇何物事只以平日見聞影響的工夫便去酌天地之心準萬物之則未免失於支離不然何所取於陰符哉學者只以陰符二字之義悟之思過半矣且天地大道降在吾人之身心其體本自然而清靜人之喜怒哀樂之發雖然此動實未常離夫此靜是百姓日用的道理上士善能守乎自然之道善觀乎靜中之妙常應常靜則天地悉歸吾身萬化皆會吾心矣既得天地之真道勿助勿忘漸漸純一純一不已陰陽冲和運吾身之陰符攢吾身之五行會吾身之八卦天根在手月窟由心二至消長往來竅門三十六宮皆是陽春豈非陰陽相推而變化順哉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

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章承上章而言惟聖人能知自然之道不可違乃先天而天不違也因而制之於至静之道乃言天地間一切功用之術皆後天而奉天時也只這自然之道四個字至矣盡矣更復何言連此四字皆是強名出来且天地生箇牛便是牛生足馬便是馬毫髮不容勉强豈非自然之道歟是故惟聖人為能知自然之道畢竟莫能違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挖元守一養元和於至静之中此五賊殺此神機旋乾轉坤反天復地於奇器之中擒造混元未判之先通形身晝夜之內父予不傳之龜莫測鬼神不知以之作祖經登釋氏之彼岸以之昇仙直入老子之閑以之學聖允執堯舜之厭中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其山不用則獨善其身超昇沖舉者此道也洗耳棄瓢者此道也華瓢陋巷於此道也用則兼善於天下致君堯舜之上澤民於羲皇之中為天地立心為斯民立命繼往聖閑来學為萬世開太平亦此道也若日月之昭明星辰之燦爛莫不昭昭然盡乎吾心象帝之先矣若夫認耳目之聽明拾典章之糟粕入海較沙是豈可同日而語其多寡哉

舊註鄒沂引太公金櫃六韜之陰符註之則失之霄壤矣嗟夫沂知陰符而不知所以為陰符者也昔軒轅黃帝學道拜七十二師皆不得真道後遇廣成子得授皇天聖祖最上一乘大道著此陰符經故有野狐之歎僕六合人也繩樞甕牖布衣韋帶之士緣三代好道悟此真機藏心十五年矣未常敢泄今遊華陽洞天遇玉壺沈先生講性命之學纂百家之言僕因鄒註支離恐悞後學更為新註符合真機若夫穿鑿斯世則吾豈敢哉則吾豈敢哉丙寅中秋庚陽子雪蟾鄧道淳書於華陽洞天

陰符経巻終



道家類　清靜経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

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清靜經　終

道家類　洞古經

操真章上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其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入聖章中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衆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任世章下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
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
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
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

洞古經 終

道家類　大通經

光天而生上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靜為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大道無相故內其攝於有真性無為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為

大通經　終



道家類　定觀經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夫欲脩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與忤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着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暫停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少得淨已則於行立坐臥之時涉事之處諠鬧之所皆作意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諠其志唯一若束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制而不着放

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强來就喧以無事為真宅有事為應跡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多感衆邪妖精百魅隨心應見所見天尊諸仙真人是其祥也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銷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迥脱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定見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三者塡補夭損還年復命四者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者

鍊形為氣名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侯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所未然

定觀經　終

道家類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在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為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諠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胎息經終

道家類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履踐天光呼吸育清出入玄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炁氣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神依形生精依炁盈不雕不殘松柏青青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大和充溢骨散寒瓊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誦之萬遍妙理自明

心印經 終

古文參同契題辭

成都楊升菴氏慎曰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漢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為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為經孰為註亦不知孰為魏孰為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為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

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為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或流而為房中或認以為爐火使人殞身亡命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

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其言因併及之

按張平叔悟真篇有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其崇推若此彭曉解義序曰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敘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皇辰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乃互換其名其實只精氣二者

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其書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然則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矣

古文參同契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參同契經文

上篇　此言三聖乘龍御天大易之道也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雌雄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叅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影今本作馬就駕明君馭今作御時餘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為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按立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介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幽潛淪匿彰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茍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紺為證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

稟中宮戊己之功朔晦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濛牝牡相从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
而匿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
象發數清光昴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
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動八日兑行九二見龍和平有
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
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
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
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众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
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
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

位為易宗祖朔旦為復陽炁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
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
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剛
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
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夬
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
隣陽終於巳中而相干始姤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
為蕤賓賓服於陰陰為主人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
時栖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觀
其權度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蘖因冒以
生剝爛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返歸

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寒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彰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誃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受正憂游任下明君布政國無害道

中篇　此言黃老延命養性長生之道也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

一無元精雲布因炁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

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

營外築完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

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

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相真一難圖彭而

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

四支五藏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

若飴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

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

其形陰淩災生男女相胥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

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男動外施女靜
內藏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
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糾相扶
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
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弊髮
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綱
紀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
玉為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
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
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

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
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
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合黃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黃華被褐懷玉外為
狂夫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為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
若有若無髣髴大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
類白造之則朱煉為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
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
踟蹰守禦密固閼絕姦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可以無思
難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
休息常與人俱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閉塞其兑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温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
易求

下篇　此言聖賢服食飛昇金丹之道也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服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
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存積累長久
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
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
學者得之韞匵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
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
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
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知者審思用意

觀馬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
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
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
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導使其
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紏
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
其軀稟乎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
亦復効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姤定置始先太陽
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金蕚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瑯玕陽乃往和情性
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

敎勑子孫五行錯旺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邃相嘶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貍大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丹砂木精得金乃併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離赤為女脾黃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

生起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亙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升膺籙受圖如審遭逢覩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尅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輙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今按勤而行之十四句疑是中篇卒章當在近而易求之下

後序

鄶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閑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繫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無捨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四物（今本無四物以下八字）念護五行旋循梃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略可觀使予敷偽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

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併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參同契箋註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註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此註乾剛坤柔）坎離匡廓運轂正軸（此註坎離冠首）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此註張布為輿明君御時）數在律曆紀（律即第四節黃鐘等曆即十二月也）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併為六十剛柔有表裡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此六句即聯陳西象未能究悉意）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

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即朔旦為復至如循連環一年十二月歲功之意）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若不應四時則如經文所謂二至改度云云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即易行周流之意）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為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来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来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撣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黄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

郛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蝡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此以下註易行周流一日之意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丌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兊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兎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兎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

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廓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觀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此注帝王承御之意）制作有所踵（此述魏公作契之意）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

世定是書素無前識資(徐公自言)因師(指公)魏覺悟之皓若褰帷帳瞑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迷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曷敢輕為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葉見扶疎

中篇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近切在於心胷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徵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

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兑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三者既闗楗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証難
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
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
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
上升往来洞無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耕耘宿汙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
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
蔽世人莫知之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
甲以日辰陰道猒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
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痴

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條萬有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審厥旨曠然知有由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温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為主禀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資財據按
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
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
之為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
成癡僥倖訖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
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火記
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為熬樞汞日為流
珠青龍與之居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
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
不傾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

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
性威光鼎乃熺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
速閡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商宮没水捕雉兔登山索
魚龍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
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
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
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既合度變
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
輿馬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窗塵
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
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始竟武乃陳候視加謹

愼審察調寒温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絶休
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
爲神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
呼吸相含育佇思爲夫婦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
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
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
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
長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内霧散若風雨
薰蒸達四肢顔色悦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
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推演五行
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

在朔望閒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来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倣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黄帝美金蕐淮南煉秋石玉陽嘉黄芽賢者能持行不肖無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後叙

參同契者辭寡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凖序以為政不至太平伏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

判以易為証用意健矣故為立註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
得長生彊己益身為此道者重加意焉

參同契三相類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遺

上篇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立溝數萬里河皷臨星紀兮人民皆
驚駭晷影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
自改關楗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河之枯竭兮水流注
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
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
設下白虎導唱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
五彩遭遇網羅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

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纍兮犬牙相錯距形似仲冬冰兮闌玕吐鍾乳崔嵬而雜廁兮交積相支拄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昂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為三五三五幷與（一作為又作危）一兮都集歸二（一作一）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黄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為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蘖染為黄兮似藍成緑組皮革煮成

膠兮麴櫱化為酒同類易施工兮非種難為巧惟斯之妙
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
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
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忽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
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下篇

圓二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
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
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贍理腦定昇玄
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一還
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

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魂魄得長生居仙村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
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後序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
髣髴今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建旨意等齊所
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
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逕路枝
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
悞

參同契卷 終

鶡冠子題辭

漢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唐韓退之有曰鶡冠子十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而柳子厚則謂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學者以為盡出鶡冠至讀其書則僅誼所引足取耳餘無可者意好事者僞為其書乎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則亦安得遽棄之哉

鶡冠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鶡冠子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墨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

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呦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儁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開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剛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刼嗜利而不為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為知遺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

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
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
而無以告苦乎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時檢也度數節也陰陽
氣也五行業也五政道也五音調也五聲故也五味事也
賞罰約也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
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彊為之
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
中有精乎

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寃者得理
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

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

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于深渚上下同離也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

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聞也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

也自知慧出使玉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滑也田不因地
形不能成穀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
四者已仞非師術也
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
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
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
道之用法也
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
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
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
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

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

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忘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人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發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

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内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
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
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
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
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
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
過人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過人暴驕萬民
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日夜相橈諫者弗受言者危身
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其民如子者
弗召自來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弗受而求親故
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士於純

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彊兵彊者先得意於天下

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

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

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為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變無生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為褒德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

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為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無方化萬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敗是令不傷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靡得以全人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為繩列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變九道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五五

二十五以理天下六六三十六以為歲武氣由神生道由神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故萬口云帝制神化景星光潤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

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
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
身為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
長則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
同樂行作同和弔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僅謀
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
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
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
下無敵矣
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
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

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目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庫者庫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缺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

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敏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蚩尤七十二堯代有唐禹服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無見久貪賤則擄簡之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迺成四時精習

象神孰謂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千方萬曲所雜齊同勝道不一知者計全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請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計失其國削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疎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楕枋一術奚足以游（楕讀如隋甇之隋枋讀如方甇之方）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
拘囚坱軋橆垠孰熇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
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
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狥名貪夫狥財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
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申徒狄以為世溷濁不可居
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適甚者德之盛山無
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
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

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
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
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寧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
用百里楚用申麃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
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
時命者不可及也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
辭命有所至而闔命有所至而闢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
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今世非無舜之
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
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
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

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
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不提生於弗器器提之故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
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繆
不易一撥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
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
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
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
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鹹在身鹹蓋病也必待俞跗卓襄
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

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飢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
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
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
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
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蚑虻墜
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碎而無形由是
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蹈危而取
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嚼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
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不障於帷幭隱於帷薄哉
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
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故先王之服

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剌達皆開明而且明焉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
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
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
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
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
彼安危孰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
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
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
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

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炳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巒壜谿槖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

今世之言兵也皆彊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彊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

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鬭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

鶡冠子卷終

抱朴子題辭

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黄白之事以為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黄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譺不可訓書有内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抱朴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抱朴子

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

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

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

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厚祿者責

重爵尊者神勞

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

原始以見終

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

縢以僅免

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金雖尅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

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韡屨美於赤舄縕袍麗於袞服

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

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鱉之池則神虬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

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鈍鈞之勁不就

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
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
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
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帯經以芸鋤路生
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寧子勤夙夜以倍功故
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贍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
學而已矣
無學術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僞具古今之行事見三苗傾

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
足賴也

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
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
雕偽

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
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掩細瑕而錄大用忘
近惡而念遠功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
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而傾僨

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

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輕民命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

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

渭濱呂尚之儔巖閒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皆矣

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

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

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過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

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羡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騄哉

口不容而彊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使之者見輕

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逮遠大乘難乘而可以致重濟

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
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
之風則亂不可振
溫而無寒則蟓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
利器長守
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
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
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
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

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

焦喉之渴切身而遥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脱淪水之害哉

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

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烏雀覩亂萌則若薙由之芟蕪薉

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

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不陳則曲直不分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

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

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

夫明君不恃人之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

芳蘭之分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

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

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

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强乎

夫畏水者不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弃斧斤

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

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隱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

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

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診也

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夫龍驥維縶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刀士以自衒為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蹻而紆青傅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

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疑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至公用則姦黨破衆師立則主威奪矣

鄧禹馬援因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

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

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御命則辱命

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也

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君值嚴時則敗矣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

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

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為春蜩夏蠅之聒耳

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恠

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

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不可改也
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飈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
可不深防乎
明者舉失略細不恔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
稱薪而爨數粒而炊屏瑕棄璧披毛索黶哉
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
備致遠之弘韻焉
新劒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
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
莅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
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

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以磋切之至言為騃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

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

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

庇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西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

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

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植枳棘而剪椒桂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

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

夫瞶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聲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説以經術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

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於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

處墝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

北辰以不改為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饜深則逢患

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墝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冦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

垂餌香則鱣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旌曲逆所以下席扉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囹圄之困也

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
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
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
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
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
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
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
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敎皆大
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辨也
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
於根生者明之功也

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
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
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鮋鰕於跡水
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
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
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
而珠璧甚尠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
覯班生多黨固其宜也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
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
奸繁

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莫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翽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

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鷰金之可陋

夫搜尋仭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能安得乎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公所以鬱悒薛灼所以咏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虫聚合魚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湯師蜘蛛而結網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

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龍淵以靡谿常新斧以日用速敝

寸蛸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堇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龢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荊山是和璧所生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朮也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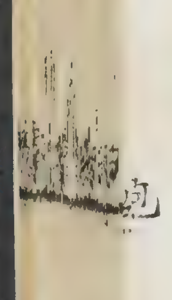
俚語示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

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淩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

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

劍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剸割牛馬錐鑽不可剸割牛馬而長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不殺大賊乃發鑽端之火口水可滅鷇卵未乳指掌可麋及其乘衝飈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知勇不能制也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柂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險哉

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識珍者必拾濯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薮之芳蕙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公姦慝之所讐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黄卷依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猥猝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逆世所貴則蹇驢蒙龍駿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

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抱朴子卷終



天隱子題辭

唐司馬承禎序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昔有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

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
士龍蟠鳳舉清靜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按承禎字
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八篇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
表裏豈天隱子即承禎不欲自顯其名邪唐巖起曰天
隱子後序所謂冬至子時一陽炁始來運自巳之氣與
之偕作此神仙至妙之術夜半之候是其應時即金丹
之弦氣也

天隱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道家類　天隱子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

之謂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爲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爲仙所迷者有矣學氣反爲氣所病者有矣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眞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禀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絶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裀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儻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闓吾所居座前簾後屛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卽見自己之目收心卽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夭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根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

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心則不能解）安處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則不能解）存想謂之閑解（言無閑心則不能解）坐忘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則不能解）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德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釋氏法華楞伽涅槃皆一性）入於真如歸於無爲（圓覺經云佛身有爲至於無爲佛化身不墮諸數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

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開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

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卽形於外寐卽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平臥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爲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膂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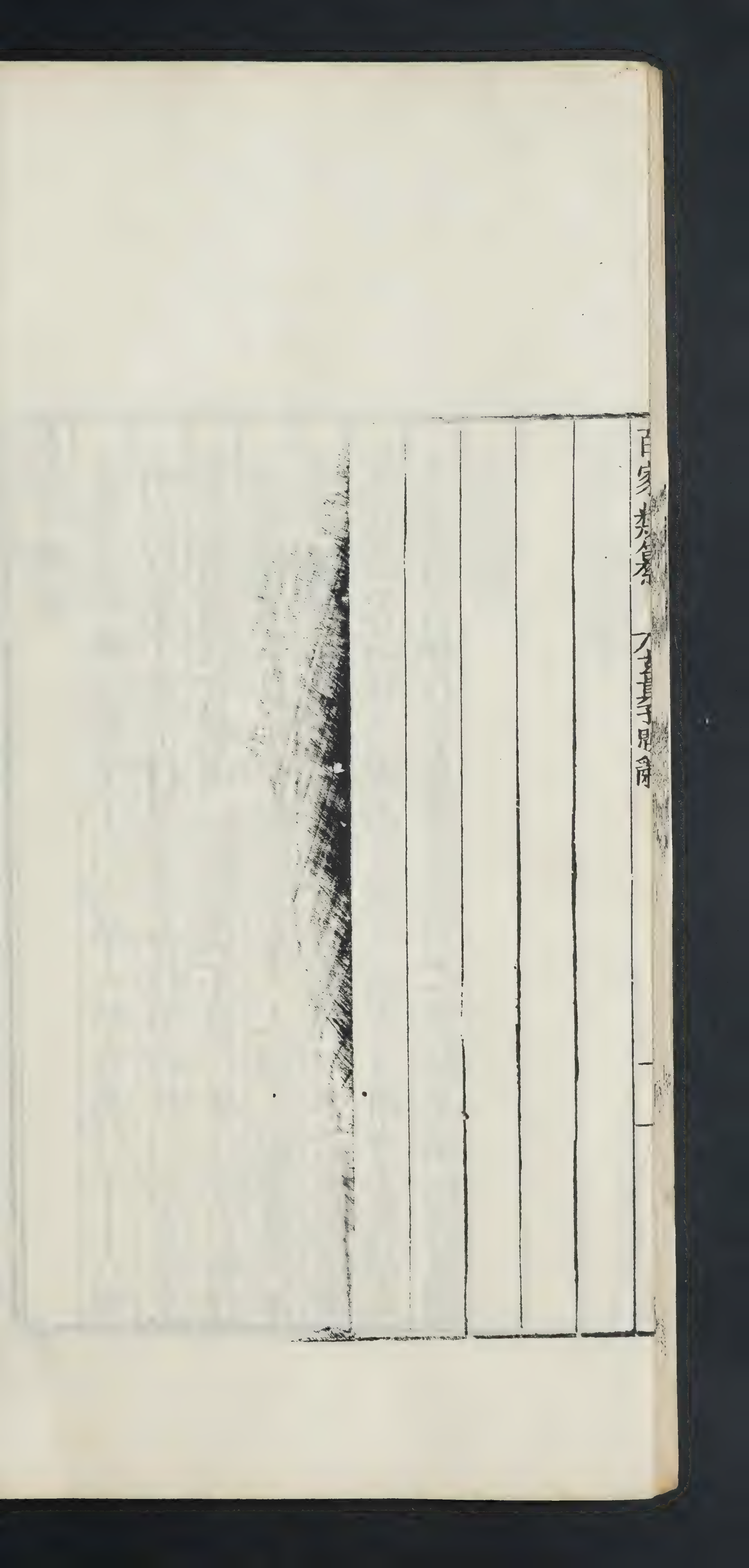
下伸兩足端足挽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按
腰髖骨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
凡行七遍氣從脊膂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
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
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
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纔覺
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
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儻三百六
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
時矣況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唐司
馬承禎撰

天隱子卷終

玄眞子題辭

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眞子今觀其碧虛九大濤之靈等篇汪洋恣肆逼似莊列而言多近理有漢魏以來所未能道者宋儒論天論極之說悉多祖之斯亦可謂奇士矣哉太史濂稱其操行卓卓書多偏曲之說無足采何與豈謂其詞誕邪

玄眞子題辭畢



道家類　　玄眞子

碧虛

碧虛㝠茫飄輪斡乎乾言氣機旋轉湫盤浮乎坤言水承地紅明環乎天衢日月運明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黄郊之帝曰祇畢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畢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畢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

雨雹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悉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俛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癸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轃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中負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遝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祲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

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畢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畢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閬瀁蕩蒼茫青㝠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掛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之卧而泅之泛然飄飄階可停谿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畢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

泰然天地爲之聞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
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泬然有
間豁然晴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同之歌謂之曰
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憝然其形
團圞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儵然而
忽遊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遥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
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眞
化之玄也之眞也無玄而玄是謂眞玄無眞而眞是謂玄
眞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
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

眞元無眞眞乎其眞眞一乎眞然後觀玄眞逸言曰眞眞乎玄玄玄乎眞玄乎無眞乎眞眞眞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無有作有無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浮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而

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鸑鷟

鸑鷟鳳屬色紫氏自東方來狻麑別獅子名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鸑鷟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者嘳苦壞反㕦呼加切咽喘乎氣噎者啜者啐者歠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睥者睨者辨者聘者雎盱瞍呼么切䀘作晟呼聿切察乎瞳夐者控者乾者揵者鏗鍠鏊力宗切譿乎聰斯極已於是狻麑氏趙竹交竹數二切然而唬

呼交伯二切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檠朗斡乎天衆
者峇者岡者巖者嵯峩巉嶨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
澎訇澶漫蕩乎水僪者魃者魑者魅者僁宰魖厥乎切魄歘
乎鬼斯極巳意曰酢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
然鸑鷟氏摩距厲吻以背戲聞後麑氏奮毛掉尾以喉鳴
震中華于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鸑鷟氏之説遠謂諸物則
後麑氏之説斯二君者背彼默煬勞於聲戰雖扇眸若電
鼓舌如霆適足驚鶩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䬞千責切然曰飇飈匹周切乎之
颾颾颾颾香幽切乎而颼颼乎之飂飂乎而扇鴻濛而幺飉力幺切
呋於交切嘐古苞切鼓猑呼勞切𫘜力刀切而悲咤颫呼出切颮呼交切

蹶石拔木甓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蓬(扶邕切)浡(蒲忽切)洇(於郁切)熅之蓊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靉靆黯(於甘於敢二切)黮(都感都甚二切)之霮(徒感切)䨴(徒對切)乎者翳海呑山過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諜轟轟乎轢轢忽犖犖乎虢虢磤(衣謹切)輪奔乎轂乎此欻電烻烈欻砉(呼覺切)霆驚劈歷乎此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唬怒彼磔磔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此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頒鰓(相來切)臭冀之聲邪乎且翻鼇溘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熛然烈然曰烘乎炵(他冬切)乎之燌爛乎焉翕

乎煜乎之爆炫乎焉歖烅烏來切灼爍烜爀熇愈律切熡涸澤

燋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燿照然曰

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乎熒熒乎歟杲杲曈曈炎炎赫赫

光天照地流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

然曰坤乎嶓乎之坱圠磅礴乎崔乎嵬乎之坳垗确𥗊精剥

乎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無疆其孰能大乎吾之

大乎之天之鳴鋐胡萌切然曰乾乎圓乎之憝乎只穹乎崇

乎之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昊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蓋

地寥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㲉六宗切然曰豁

乎㳄乎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

冥蒼茫廓兮而康苦郎切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

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詰而問之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熛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爲無爲之色相與成無爲之域以終乎塵刼之極而已焉歟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慤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

天隱子
齊丘 素書

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
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元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
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冲虛德之泠
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始已矣
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
腹也橐體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蜩者根蟬也晴星
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
游乎業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晒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
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
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遥
也負垢晒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

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鼠首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遥也根蟬哂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蓁蓁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亡不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遥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元囂嚴雖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遥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智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

莫吾知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瞀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絲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其來也倏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覜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覜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大寂之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

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鵜鶘之巨鵬之亞也泛乎
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𤆍坎幺者弋
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鵜之飛於是乎彀以射焉一
發而中鵜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聚血成河落毛翳日翻
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毀然震乎大地太
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𤆍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
涉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
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
七年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
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舶防風𤆍神其弓之力也

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恠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眞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燠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群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徼若

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眞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白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柰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憖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爲君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憖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眞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紫白之文察乎螢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

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説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朞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耶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説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虚之至也豈有微之耶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聲聞而疣見托吾之無遯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僞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寞之内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泝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雹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藏境而爲道其所以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

如所論有懟故友顧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
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
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
坐忘之后千睽脩玄好也中談而二候競道之有無連關
解並竟日不决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
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
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耶在
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
近論大小稽夫日也失之於炎凉若以炎凉而語遠近稽
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
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

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爍者諒旁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鏡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鉗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决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關者眞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

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眞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眞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眞子甌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眞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儵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靚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

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眞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雖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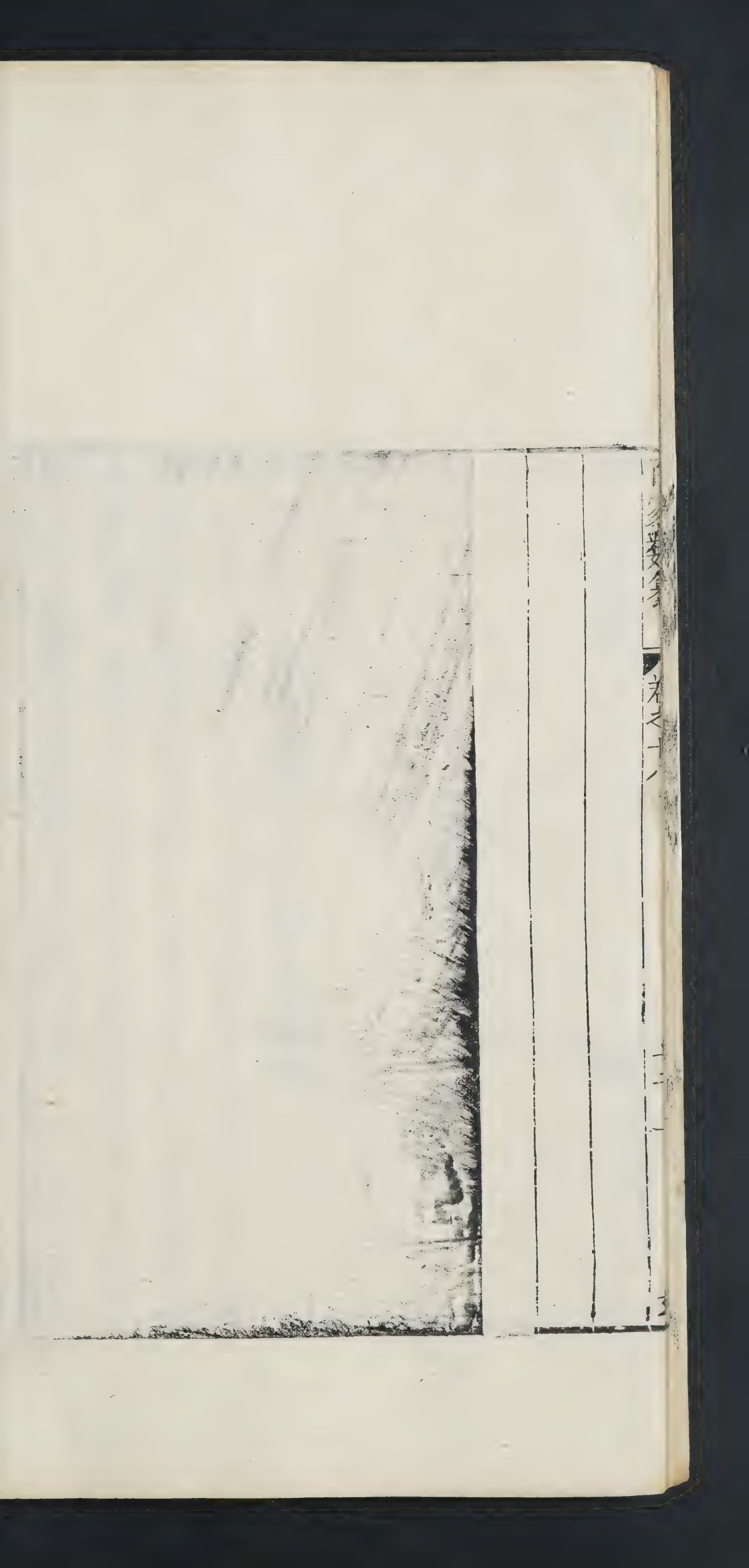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違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

揜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蒐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没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鈞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乎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

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肯何正亥推乎造化之命哉

玄眞子卷終



齊丘子題辭

宋景濂氏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張文潛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而知此何爲不得其死哉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固微

有見於道德者矣

齊丘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齊丘子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雷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蹣跚之質
此倐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繩
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
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
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
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
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
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
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跰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僞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廻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廻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爲兔藥石爲馬而人不疑其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火煉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蜕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寘寘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熈熈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陷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為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

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鬭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虚空虚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歩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虚之中無所不有萬躍之内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虚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

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噦嘸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嘸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嘸不能已有懼蘖醬若蝤蠐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正一

世人皆知莧菹可以剖鼈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故散而為萬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展齒斷嚼

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蟷蛵盜人蟲生蟷蛵者腸中之蟲也噂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頹天將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蟷蛵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蝕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録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蟷蛵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

用神合眞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化化不間如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

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虚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氷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氷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眞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盖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眞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

憪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太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翺翺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嚓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

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為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魅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魅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鴆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嚚

為之作小人由是知鋏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螫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饑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若明鏡無心之故

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心變

至婬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慼

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爲龍蛇可以爲金石可以爲草木大哉斯言

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瘦怒則結疽心之所慾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誡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蠮螉

夫蠮螉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眞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

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跣足蠻夫而羌婦其子拗鼻而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强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黄小人由是知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狀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蠐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斅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

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爲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覩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磵松

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

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爲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溼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盎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雨日所以化虹蜺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爲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𠈌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甂

覺之音則背脊凜森撾鼓鼙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慱於物而不慱於已何慱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異心

虎踞於林蛇游於澤非鵰鳶之雛鵰鳶從而號之以其畜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子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鬬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慼慼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然無人不欺然不我怒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祿則怨誠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逢之蔵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

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慼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刺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覩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静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譏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褒

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讜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貞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罹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象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恕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恩賞

倖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倖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為也

愛物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瓄梟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太和

非兔狡猶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召

慎勿怨叛亂叛亂乗我教不有和𤛗馬得仇讎不有賞勸馬得鬬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危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局鐍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牵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巳者斯能罪人者也不報怨者斯能報怨者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必就之則去避之則来與之則輕情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覩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

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静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鳳鴟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巳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巳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巳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

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熈熈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謣謣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宫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吠舜

能者歌不能者聽之能者舞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禄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墲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虗貴德不虗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躑躅

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莨菪之膏冶葛之乳矜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小人由是知彊弩可以漸引巨凷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侣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爲萬化之母

止鬬

止人之鬬者使其鬬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鬬者須其鬬善觧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竒特者功不大善愽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

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慾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鬪爭而蓄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民愛而梟獍者教

之殺害非民頽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自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饑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耻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籩玉豆食之飾也鼓鐘戛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慾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兹而起戰伐由兹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嚼燔骨者焦脣爛舌不以爲痛飲醇酎者嘁腸嘔胃不以爲苦饞嗜者由忘於痛苦饑窘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爲是以主者以我慾求人之慾以我饑求人之饑我怒民必怒我怨民必怨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爲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争食而鬬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禄禄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讒讟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不知所務

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葦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餚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饑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兇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烏烏烏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

以交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況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爲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爲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瘠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饑謂之瘠比餓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尸無異鱁鮧與足垢無殊而

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饑則可知苟其饑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爲斯所以爲興亡之機

雀鼠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數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盖食之所感也獮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鴟鳶可使之死

鬬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曁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有無爲之化

鴟鳶

有智者憫鴟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斃蟲謂其爲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斃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

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末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饑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甚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

樂序禮樂序卌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饑而飯之黍稷愈饑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呂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翦饑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爲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紫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

金王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饑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覩食象者食牛不足覩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

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陛民耻於平杝之杓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見窳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饑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

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劒佩服公卿之劒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貲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買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亨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

之張閫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蔵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嫱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死生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

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蠹無欺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壘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歳之計一歳之用儉者一歳之計三歳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玉粒養黄雀黄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

於國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璺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爲五常之本五常爲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解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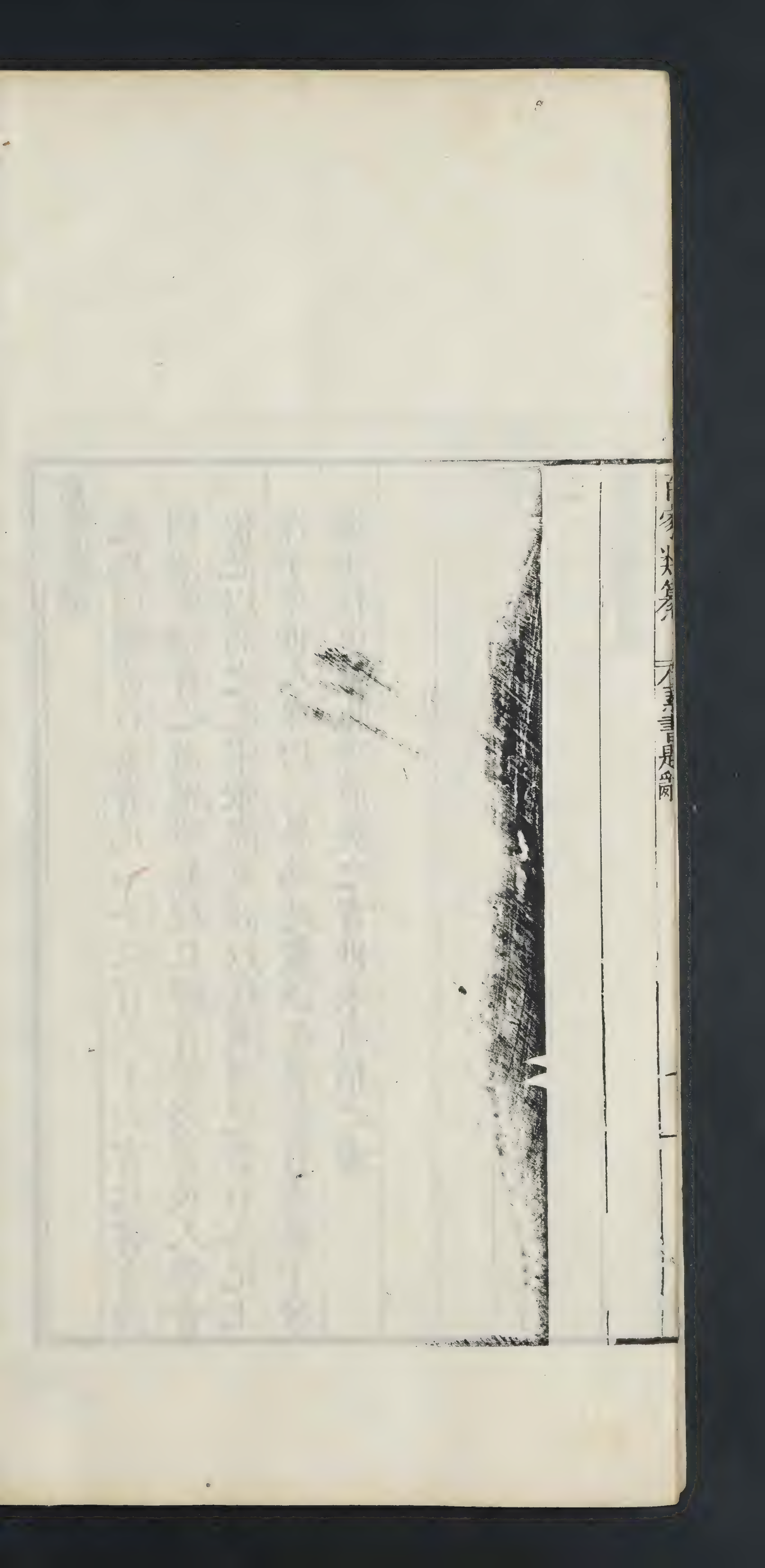
讓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讓必不讓使之儉必不儉我讓則民自讓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故爲之文

齊丘子卷終

素書題辭

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龎雜無統且辭旨鄙淺蓋後人傳會依託以爲之也宋張商英註以爲漢書紀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素書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素書

原始章

道德仁義禮此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失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也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世矣

正道章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鑑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英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利而不苟得臨難而不苟免此人傑也

求人之志章

絕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過省酒戒色所以無患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無患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忠篤行所以接人推古驗今所以不惑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

解結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橛橛梗梗
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
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於體物潔
莫潔於謹獨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
散病莫病於無常幽莫幽於貪圖短莫短於苟得孤莫孤
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遵義章

以明示下者暗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
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

而辱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私人之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群下相異者淪上下相遠者毀上下相怠者無功上下相易者傾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備已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劣因小過而棄大功者損行賞吝色者沮許多與少者怨薄施厚望者不報已貴忘賤者不久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惡舊念新者忘用人不得正者殆既用不任者疎強用人者不畜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彫賄賂公行者昧戰士貧遊士富者衰聞善忽畧者不喜有過不忘者暴所疑不可任所任不可疑牧人以德者集繩人

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大功不立小怨不捨大怨必生賞人不服者恨罰重人心不甘者叛賞及無功者枉罰及無罪者酷聽讒而美聞諫如讎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輕上生罪侮下無親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無直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德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忘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鳥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

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隤國將亡者賢先避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跡者宜須避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取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主不可令應機五者各遂其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安禮章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飢在

墮農寒在墮織同道相成同難相濟同藝相規同巧相勝
難得之言旣而得之不可與理違擇已而教人者逆正已
教人者順順則易行逆則難就祥體而行乃保終吉矣

素書卷終



無能子題辭

晁氏曰唐僖宗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著書三十篇述老莊之旨其自叙以爲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畧禮教而外世務馬今觀其書大抵雜黄老名墨駁而不純其答華陽子問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有味哉言乎因選而録之

無能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道家類　無能子

聖過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静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該之與人之好生避地營其宮室

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啅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言語邪則其號鳴啅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氣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介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

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
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無奪害之心無瘞藏之
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自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
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
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搆木合土
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
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
是有喪葬之儀結罝罘網罟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有
刀俎之味濛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彊自弱無所
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
爲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

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旣而賤貴貧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醨眞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拍之君苦其臣曰苟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

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誨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夭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彊爲仁義禮樂以傾其眞彊行刑法兵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

夫所謂本者無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

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遯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忘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塤

篪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沖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覩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故沉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貧安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衮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

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宜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輿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

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
聖人者誤之也

直修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
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
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
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顥炁而不疲而
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决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
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
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舍神

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泯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爲焉欲其至和而

虛通也難矣

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無爲矣

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

孫登說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如龜齡燕雀不能與鳥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眞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墝埆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

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使康超乎有涯遨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眞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光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絶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務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處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

仕則已而又絶人之交增以矜巳疵物之説啅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求乎朿生可謂却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答通問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饑嘆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嘆寒吟饑有年矣夕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無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悦妻子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邪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邪寤而爲之者夢邪且人生百

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寘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乞丐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羹繿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常之情索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寘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

無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

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穽而教之前也夫無爲者無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至和至公近乎無爲以其本無欲而自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

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逹此雖鬬雞走狗於屠肆之中搴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况仕乎

魚說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壖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壖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内物之須形者千變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休意順力渾沉

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姤泝瀑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鬐鬣一也吾鬐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壖游之無爭穴居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鴞說

鴞與蛇相遇鴞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鴞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齒人也吾怨汝之齒人所以食汝

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
染吾毛羽肢體故用以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
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
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
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
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
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
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况人乎

紀見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日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
彈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來鳴

殺之則庶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邪凶不在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羣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横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私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邪論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邪論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山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

及鄉人狂之而不之罪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褒
騶間就而嘆曰壯男子也且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
曰吾無病無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
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善起
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爲
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繆因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則
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者哉淸
而上者曰天黄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
至風雲雨露烟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
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
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彊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彊名

之初故訟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日今亦訟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舍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固本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綱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　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麛鹿鯤蝻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綱教之造之者後出其能自已乎

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訟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吐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含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之繒而衣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

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埵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熟其所見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蔽之也明者背習焉

無能子卷終







